

深秋周末,久未碰面的闺蜜与我约下午茶,她定的地点,我问几点?她说两点,要么三点,随便吧!说完挂了电话。究竟几点,最终也没说定。三十年的交往,我们太了解彼此,谁都不会怀疑对方对“下午茶”这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下午一点,我从家里出发,地铁车程大约三十分,再加步行路程十五分钟。是的,有点早,但我是一个“焦虑症患者”,我从不担心自己会迟到,因为我永远是那个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以上的人,我也永远会把路上一切可能导致迟到的因素算进提前量。我甚至怀疑,闺蜜之所以没有与我确定时间,她是不想让我一个具体的刻点成为抽着我提早半小时到达的鞭子。在地铁上,我甚至有些怀疑,闺蜜究竟是体谅我、照顾我,还是对我从另一个角度的考验?或者叫测试?她是不是想了解一下,当约会没有一个具体时间的時候,我将给自己设定多少提前量,以此来判断我焦虑症的严重程度。

一朵很慢很慢的蔷薇

我是一个讲话语速快,走路步速快,吃饭咀嚼快,吞咽快、写字手速快、家务动作快、睡觉入眠也快的人。我总是试图以最快速度完成一切行动,甚至有时候,我怀疑我这么快,并不是要高效率地达成某个预设的目标,而是,我追求的只是“快”本身。倘若目标是结果,那

么“快”就是通往结果的那个被我更为珍惜的过程。好吧,活着的目的并不是死亡这个终点,而是活的过程,我这么告诉自己,以应对时常面临的焦虑。

“快”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这种让我几乎气喘吁吁的过程,令我在每一次瞥向手机屏幕看时间的瞬间心跳加速,是的,我在赶时间,尽管,时间并未催促我。

下地铁,我超过大部分步速正常的乘客,上电梯,站在左边,在电梯自动上升的同时抬脚登梯以提高速度。这么说吧,正常成人的步速是每两秒钟走三步,那么一分钟就是九十步,而我,必须用一分钟完成两百步,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再次声明,我喜欢做那个最快的人,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争第一,而是因为快是我的生活方式。

出地铁站,开步行导航,以每分钟三百步的速度走向富民路上那家从未去过的咖啡馆。途中收到闺蜜微信:我有点事,到咖啡馆可能要三点过后。这是一条阻止我如箭步伐的消息,手机屏幕上,步行导航图显示我离目的地还有五百米,而时间,离三点还有一个小时。忽然有种莫名的泄气,我的快意行进被无情打断。一个念头从飞速运转的头脑中闪过,我何不慢慢走?就当散步?

好吧,我想,我可以试试。于是放慢脚步,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缓慢节奏前移。这会儿,我想我正在以每分钟60步的速度前行,比正常速度还要慢一些,似乎,这也很好,这让我有了观察周围景致的停顿时刻。路边邹达克设计的历史保护建筑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我一边慢速行走,一边默数着身侧超越我的行人,时不时瞄一眼手机时间。很奇怪,一切都很正常,我却愈发忐忑不安,似乎,这与平时太不一样的节奏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快是焦虑的反映,慢,在我身上居然也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正想着,突然,我的左侧肩膀与迎面

快速走来的一位路人期而撞。对不起,对不起,相向的人异口同声,半秒不到,他已侧身而过。我扭过头,背影正快速远去。转身,继续我散步般的行走,脚下有水潭,偏左绕过,前方迎面而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一瞬间,左肩膀再次被撞。耳畔掠过一声“不好意思”,身影已越过我,一个深蓝色背影正快速远去。我的慢速行走遭遇了挫折,我已经与两位路人相撞,这在我急步快走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慢会让人撞上你?慢会让人无所适从?慢让人无法判断你的意图?慢会失去节律而使人无序?慢让你与这个城市不合拍?那么,是我被快裹挟了?还是我被慢抛弃了?或者反

让我想象90年前这里的风貌,在首饰小铺前停留片刻,扫一眼我至死都不会用的五金零件似的耳钉,再把目光投向只开一小扇窗、透出幽微橘色光影的酒吧,三五步之后,感受尼泊尔餐馆五颜六色的门楣装饰带来的绚烂与破碎交织的魅力,一不小心,注意到爬到路边栅栏上的蔷薇在深秋的周末不合时宜地冒出一朵黄色的花蕾……



但求无愧我心 (篆刻) 陆康



蒋碧薇原名蒋棠珍,字书楣,1899年生。据说出生时正巧东书院中一棵海棠盛开,祖父就为她取名棠珍。碧薇是与徐悲鸿结缘后,徐悲鸿取的名字。作为徐蒋感情的见证,这个名字伴随蒋碧薇生活了大半辈子,即使后来两个人分手,仍以碧微行世,这个名字寄存了一份特殊的情缘。顺便说一句,以前报章经常“薇”“微”混用,在那个年代里,读者普遍知道所指,并且相关人物是徐悲鸿,不像今天的新考据派学者,辨识名字,追踪解读,只求原本,没有对语境语意上的时代性与模糊度带有的趣味保持必要的尊重。



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三月里的一天,世间万物都随着乍放的春光变得明媚,唯独我的右眼前毫无征兆地蒙上了一层白雾。

我的右眼病了。某种细菌大概趁我不备之时入侵了我的眼睛,又狡猾地在我的眼前吹出一团恼人的雾,把我的世界变得一片茫然。默默忍受了几天,直到黑板上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了,我才不得不将此事告诉父亲。没有多说一句话,父亲立刻给我请了假,开车载我来到医院。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他启动了车,引擎发出难听的轰鸣声。

“我……我怕你责怪我不好好保护眼睛。”我实话实说。检查视力是我从小的噩梦,视力表那头的父亲总是皱着眉头看着我一通乱指,然后对着检查单上越来越差的数字叹气:“你怎么就是不知道保护眼睛呢!”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从此有关眼睛的一切问题我都不敢跟他说。

他带着我挂号、等候、就医。医院里人很多,父亲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腕,像握住玻璃杯的柄。排队的人群把我挤到父亲身边紧紧挨着,他的肩膀靠过来,一下子将东倒西歪的我托住。十七岁的我一下子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与父

亲如此紧依,马上条件反射地把身体摆正。

真奇怪啊,明明骑在他肩上看飞机还好像是昨天的事。

诊断的结果是我需要每天滴药,并且定期检查。“没事,好好治疗就是了。”他说,从我手里接过被揉作一团的药单子,小心地展开抚平,像小时候我不开心时,他无数次为我抚开紧皱的眉毛。

“你就在这里等我,不要走远。”他去取药了,把我留在医院外布满绿荫的长路上。春光亮得晃眼,可我的眼前依旧愁云密布、看不清楚。我盯着他一路小跑,怀里抱着我的一大叠检查单,纸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我盯着他远去的背影,直到他不高的身影与路两边高大的树木默默地融为一体,再也辨不分明。

我想父亲被树给吞没了,他蓝色的夹克,黑色的皮鞋和老旧的帆布袋都被树给吞没了。但这好像不是因为眼前有一层雾,而是因为我确实是在远我而去;又或者,是我在与他渐远……

眼前的雾更重了,我感到一阵

无措。我怎能不无措?小时候那个安睡在港湾里的小船,就这样与大港告别,驶进迷迷茫茫的海雾,进入自己的航程。

低着头,我把眼睛一揉再揉,企图看清点什么,可那片雾还在眼前。

我听见一串凌乱的脚步声在向我靠近。是父亲回来了,举着一袋子的药。

他注意到我情绪低落,自然又不自然地拍了我的肩膀,安慰道:“没事,滴了药,眼睛很快就能看清了。”顿了顿,又补充道:“别怕,爸爸陪着你呢。”

揉过的眼睛有些酸涩。我抬头,撞见父亲的眼睛,即使隔着厚厚的雾也看得见里面的光,撕破云层,星星一样地闪,温柔又坚定。连带着,我还看清了他黑发里一片片斑驳的灰白,还有他嘴角的笑意。

那雾还没有散,它还在我的眼前。可不知怎么,我不再无措了。我想我与父亲依旧离得很近,即使隔着层层叠叠的雾,我依旧可以把他看得分明。

分享结束的这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可以面对20岁——一个新的十年了。

一夜长大 责编:殷健灵

老井乡愁

周向阳

故乡老宅前有一口井,花岗岩的井沿,井台由两块青石板拼接而成,井深差不多有十余米,井水常年清冽而明丽。打我记事时起,它就静静地安坐在那里,每天迎接四面八方的人们。我是喝着这口井的水长大的。

这是一口有点历史的老井,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可惜当初的挖井人没有留下一块铭牌,这样惠及后世的好事却不知道是谁做的。传说老人们打井很讲究风水,事先要请高人看一看,选的位置好可以旺一族人,选得不好则可能会殃及健康。